

## 序 曲

### 关于农民

#### A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话：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

#### B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话：

“我们了解国内的形势和这一事实，即如果占人口 80% 的农民不摆脱贫困，全中国人民就无法摆脱贫困。因此，我们在 1978 年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决定，改革必须从农村开始。”

#### C

作家在采访中的话：

“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富，中国富；农民古代化，中国不会现代化；农民全部解放之时，即中国实现‘四化’有望之日。”

## 引 言

### 一位老一代革命家的临终遗言

北京医院。

病榻上的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生命之光已渐渐微弱，颧骨高突，面容憔悴，敛声屏气地倾听着来访者的叙述。

来访者为前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来探望李主席，同时汇报扶贫工作的进展情况。

在我们这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度里，中国农民现在还贫穷。应该说，中国农民到现在还没有全部解放。而农村的变迁和动荡，农民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思想意识，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秩序有着绝大的影响。

李先念，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曾注意到了老少边区的贫穷状况。1989年，他对刚刚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项南说：

“我们都老了，都是快要见马克思的人了，能不能再为贫困地区办点实事？”

项南由此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社团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项南为会长。

现在，项南刚刚从商洛地区考察回京，叙述的内容是关于

那儿农村目前的贫穷状况。

李先念已是悲痛难忍，泪流满面。

项南不忍再说了。

李先念拉过项南的手来，握着，说：

“干革命五六十年了，建国也有那么多年了，没想到商洛地区的人民还那么苦，我们怎么对得起革命老区的人民。我们老讲优越性，还是有人没饭吃，没衣服穿，历史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李先念，声音低微，却显见情深意切。这，成了这位国家主席的临终遗言。

这不也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向老区人民表达的歉疚和忏悔吗？

后来，全国性的从上到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扶贫工作，这正是新的一代共产党人在新的革命时期的壮举——为了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愿；为了向老区人民还情还债；为了重塑共产党人在革命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赖；也为了让历史原谅我们。

我们为之而欣慰。

中国革命的历史，正是一部不断地克服困难、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在迂回曲折中胜利前进的历史。我们为革命历史上的若干曲折而遗憾。我们也为在革命道路上不断纠正过错、过失，从而百折不挠地前进而庆幸和振奋。不敢正视现实而又扮出一副爱国的假相是十足的伪善。

这里，我们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的那句名言：“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

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我们的希望也正在于此。

我在太行山中做了数月的关于扶贫的调查后，完成了这篇报告。还情还债，补偿过失，一切还是为了人民。人民会原谅我们。历史会原谅我们。

因为，革命不分先后。

## 第一部

# 让真实的太阳升起来

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

——布莱希特

中国曾经历过谎言满天飞的时代，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数人都陷入盲从，并扭曲了人性，丧失了人格。只有少数人保持了清醒。对错误敢于直谏的实属凤毛麟角。当历史越过这些非常时期而进入正常轨道后，这些诤臣被捧为后世景仰的英雄。

英雄所见略同，皆不顾个人安危，为劳苦大众“鼓与呼”。本文中所提到的几个人物，都是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救助在社会最基层的于贫穷、困苦中挣扎的农民做过“鼓与呼”，有的甚至为此而历经磨难。

然而，从解放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一直有着此起彼伏的论争：农民还贫穷吗？

## 第一章 中国农民还贫穷吗？

### ——两次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争论

#### 争论之一：关于一次发言的争论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为政协副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梁漱溟，作为中国文化名人，此时以政协委员的资格列席会议。

9月9日分小组讨论。对关于总路线的报告，多是随声附和，梁漱溟却有他自己的见解：“大家共商国是，人人都随声附和，不应该是领导党的全部希望。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都帮助领导党多想一点不足或疏漏之处，岂不更好吗？”

他果然讲了和大多数人相反的意见。

周恩来得悉后，请梁准备在大会上作个人发言。

9月11日，梁漱溟登台，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果然作了一通与众不同的讲话。

他的发言后被记录于文字，要点如下：

“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大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

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 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9月12日，会议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针对梁漱溟的发言在会上说了如下的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施小仁政，这大概是孔孟之德施仁政的意思吧。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里没有点梁漱溟的名。而会场上的人们谁都明白。梁对此甚感意外。而他又是一个不甘蒙屈的人。

以后，梁和毛之间有几次唇枪舌剑之争，也由此种下祸根。梁算是触犯了“神灵”，从此以后，梁就一直挣扎在“神灵”投下的阴影之中。他相继受到四次大批判，几乎一生被定为“反动分子”、“反面教员”而历经磨难。

历史在匆匆走过几十年以后已经证实，梁漱溟乃一片赤子之心，当初蒙难的发言，可谓谏言，可谓真话，可谓预见。

1988年6月梁漱溟以95岁高龄逝世。在数以百计的挽联

中，在这样一副：

不惟上独立思考国事  
讲真话表里如一做人

## 争论之二：关于一首诗的争论

1979年6月，诗人叶文福发表了一首诗，题曰《将军，不能这样做》，立即在全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诗中描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戎马征战了几十年、现在位高权重的一位将军，只顾自己享受，置人民疾苦于不顾。甚至，将幼儿园都拆掉了。诗人由此痛心疾首地呼唤：“将军，不能这样做！”

去啊，将军，  
    穿上当年的  
        红缨草鞋，  
去吻吻  
    你曾为之流血的土地吧——  
那一寸一寸  
    从敌人手中  
        夺过来的土地呵，  
那一寸一寸  
    从苦难深渊中  
        捞起来的土地呵，  
那一寸一寸  
    打着革命印记的土地呵，

那一寸一寸  
    养育过红军  
        八路军  
            新四军  
                解放军的土地呵，  
喂过你小米汤的  
    那太行母亲  
        手中的木勺，  
        还在碗里  
            搅拌着野菜；  
当年为你包扎伤口的  
    洛阳大嫂  
        一家三代  
            堆在一间六平方米的  
                小屋子里：  
                    床上架锅……  
我的官高权重的将军啊，  
    你戎马征战几十年，  
        到底为的什么？  
置人民疾苦于不顾，  
    你！  
        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难道就不受  
                真理的谴责？

震撼读者心灵的是诗的感情、气势，更是内容。

但，真实吗？却由此引发了一场“是否真实”的激烈的争论。

出人意料的是，对这首诗的争论，远远地越过了文艺界，几乎社会各界都对此备加关注。仿佛一夜之间，国人都对诗歌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而争论的焦点却不是艺术本身，只集中在诗人描绘的故事是不是“真实”。

有人说：“这是艺术。”

有人说：“这是政治。”

有人甚至提出挞伐：“诗人捏造事实，居心险恶！”

其实，关于农民是否贫穷的问题争论，不仅针对太行山区，在其他地区也已尖锐。最典型的莫过于井冈山。那一片贫瘠闭塞的红壤丘陵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共产党是为劳苦人的翻身解放闹革命的。革命成功已是几十年了，原来的穷苦人民还能再穷吗？“不会的。还说那儿贫穷，不是给井冈山抹黑吗？”

两种意见截然相左。

当时，有一份材料说：老区是否真贫困的争论，已是沸沸扬扬。

对于那首诗的争论后来未能进入更深层次。因为，有层纸隔着。谁也不说，但，谁心里也明白。

争论，已成为历史。

诗句，却留在心上。

几年以后，当人们又被号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的时候，自然又重新忆起这一首争论了十年却没有结论的诗。

## 第二章 中国农民还贫穷吗？

### ——几位党政要员的耳闻目睹

#### 人物之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陕北养育了革命。陕北人民怀念着毛主席和他领导的革命队伍。陕北人民留着小米、留着红枣。毛主席说过，他走了之后还要回来的。可是直到逝世，毛主席也没去。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阔别三十年后又回到了延安。

然而，周恩来伫立在延河边伤心地哭了。

他熟悉的老乡们都躲起来了。他们不敢见总理了。他们太穷太寒酸穿得太破了。总理终于看到了，他们身上的破褂子是用白布刚补上的，白布上涂的颜料还清晰可辨。

再看看家里。

党中央在延安时，延安人民的生活尚是“三缸粮，一缸菜”边区200万农民能养育数十万军队，且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现在却是目不忍睹，反而变成“三缸菜，一缸粮”，过起“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总理离开时流着泪说了以下这番话：

“延安人民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我们对不起他们。”

#### 人物之二：国务院总理李鹏

1996年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二。正在延安与老区人民一起过年的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60年代末从北京奔赴延安，现在仍然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的10名北京知青代表座谈。他先后说了一番话。

“我 13 岁来延安，17 岁入党，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在这里生活了整整 5 年时间。”

“那时的延安，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特别是 1942 年，常常吃不饱穿不暖。”

“有好长一段时间，延安的变化不大。1973 年周总理回延安时，看到了乡亲们生活还是那样苦，眼泪都掉下来了。当然，那时全国的情况也不好。从那以后，全国开始支援延安，但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人物之三：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郝建秀

郝建秀率中央调查组到了江西兴国县农村。那里有个村叫犬脑，郝建秀进村时，屋前屋后死气沉沉，老俵们呆呆地、木然地望着，问一句说一句。全村只有一头牛、三张耙、四张犁、二十三户就有十二个光棍汉，其中有三个是退伍军人，最大的 37 岁。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被絮烂得像猪油渣一样。半大孩子理不上发，自己拿剪子绞得坑坑凹凹，加上蓬乱脏污，形同小乞丐。

一位同行的国家计委干部说：

“在北京办公室里，无论如何不会相信真有其事。简直到惨不忍睹的程度。”

郝建秀心情沉重，步履艰难，回南昌后，召集省委领导班子谈话，说：“江西省委领导有必要对老区建设问题重新认识，重新考虑。”

### 人物之四：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

毛致用接到一份来自省民委呈送的调查报告。报告的作者

为民委的一位副处长，他到韶山西边数百公里的湘西走访了一段时日，目睹了那儿百万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悲惨状况，归来后含着热泪写成了上述报告。

毛致用在报告上批示：“这份报告，使我震惊。解放二三十年了，想不到湘西人民的生活还如此贫困。我们对不起湘西人民。”

## 人物之五：著名学者匡亚明

1985年，一支白发老人组成的旅游队伍走进了沂蒙山区。他们是故地重游。

散布在大山深处的一个个小山村，当年驻扎过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此时的这一行系当初在这里创办《大众日报》的记者、编辑，为首的是当年的老社长匡亚明。他此时八十高龄，为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学家。

他们走进了一个名叫云头峪的小山村，直扑当年办报的那间小屋。当年的一切逐渐从记忆深处清晰起来。他们款款而行，以步当车，却未免黯然神伤。随队的一位当年的记者冠西，现在已是德高望重的作家，他后来在《人民日报》撰文对当时看到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给我们的印象是，外观几乎还是四十多年前的模样。石屋，矮墙，高低不平的土路，村头的小空场边，依旧闲置着那座古老的碾盘——这小空场是当年开饭和开会的地方。屋里的情景，真用得上‘家徒四壁’这句成语。山上的树木和小灌木丛，几乎全消失了，只剩下裸露的岩石和沙砾。村边的小溪，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干涸了，吃一担水，要上下五里路去挑。”

伫立在那座更加破败的石砌小屋前，老社长心情悲怆、沉

重，他举着手中的拐杖指点着，说：“1938 年底的一个晚上，《大众日报》创刊号的清样，我就是在这小屋的油灯下看的。那时候，老房东这小屋，还有一条木头的门槛。你们看，现在连那条门槛也没有了。我们怎么对得起老区的父老乡亲们！”

冠西先生随后又作了这样的感叹：“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这里的乡亲们用小米、高粱、地瓜干养活过我们；在反扫荡中，拼着性命掩护过我们；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抬着担架，推着小车，把解放大军一直送到江南。可是战争胜利以后，几十年来，他们过的竟是这等穷苦的生活。难怪他们又是埋怨又是欢喜地对我们说：‘打鬼子打老蒋，你们靠着俺；进了城，你们忘了俺；如今上了年纪、离了休，又想起了俺，还带着米面、衣被来看看俺。’听着这些话，心里都像压上了后山上那些大石头，女同志的眼圈都红了。”

回到济南以后，他们专门向山东省的领导同志说了重访沂蒙的观感，开始了为那曾为革命做出牺牲可至今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呼唤脱贫的帮助。

## 人物之六：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

1996 年 7 月，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带领一批厅局长，到了省内大凉山区的 6 个贫困县考察，其中一个任务是让省内这些高层领导来“体验生活”。原来，新闻媒体报道这件事时，其中有这样一段：

“在那里，他们亲眼见到一位彝族同胞，家徒四壁，连让客人坐的凳子也没有，全家人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个乡政府，办公室的墙皮全部脱落，乡干部们的宿舍只能用塑料布抵挡寒风。此行使厅局长们切身体验了贫困的滋味，‘心灵深处引起了

强烈震颤’。”

### 第三章 中国农民还贫穷吗？

#### ——一首在人民公社时期流传的歌谣

大干部，小干部，  
个个穿着尼龙裤。  
前面日本产，  
后面是尿素。  
染青的，  
染蓝的，  
就是没有社员的。

### 第四章 中国农民还贫穷吗？

#### ——一个记者在太行山里的实地采访

当国人还在争论《将军不能这样做》的真实性的时候，一个足可以做出准确回答的实践，在太行山中开始了。

诗人是向着太行山呼唤；

太行山是自己站起来回答。

给太行山传递这个信息的是一位记者。

记者叫董立国，供职于《经济日报》驻河北记者站。他突发奇想，骑着自行车沿太行山采访，从石家庄出发，抵达北京。

出发时间是 1984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站就是位于太行山深山区的井陘县。

井陘县政协主席、脱贫办公室主任齐智勇事后说：“那天，是我和县长武庆然同志接待的。记得小伙子穿着茄克衫，很有

干劲。”

随后，二位“父母官”陪着记者一同去采访。目标是井陘县良都乡栾家窑村。

未到目的地，他们在半路上就被亲眼目睹的一件事震撼了。

那是一起“争水”事件。发生在距栾家窑村不远的半沟村。正是连续干旱的日子，栾家窑村的人畜用水极度困难，设置了专职的拉水员，开着拖拉机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拉水，每天往返不断。其他人在村里等着，凭票供水。拉水员叫陈四书。这一天，拉着水途经半沟村时，有一个人尾随车后，强行拉下管子接水。陈四书发觉后回头呵斥。他坐在方向盘后，拖拉机继续向前。呵斥声未了，方向盘失控，拖拉机与道旁的崖坡相撞。车被撞坏。双方由此发生争执。起先动嘴，继而动手，最后动刀。一人当场被刺死，另一人被刺伤。

因为水而斗殴而死人已让人惊骇不已，接下来，村里的老乡们的极度贫困状况更令记者惊骇。

陪同的二位“父母官”也都大为震惊，并连连发出感慨。

武庆然说：“咱们在县工作，当县长、书记，连群众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不起群众。”

齐智勇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农民这样困难！”

记者在采访路中即写出一份“内参”，题曰：

《河北井陘县山村极为穷困》

石家庄市井陘县山村贫困程度令人震惊：个人年收入不足百元、口粮日不足斤的村就有 122 个，占全县总村数的 38%。这些村子的农民基本生活难以

维持，住破陋石屋，吃半粮半菜，穿破衣烂裳，光棍成堆，转亲换亲已属寻常，并出现“童养媳”的反常现象。

井陘县位于太行山区。战争年代，当地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大落水村抗战时就是县政府所在地，日寇扫荡房屋烧尽，35户人家有42人被杀。从解放到现在，这里群众温饱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据对白土岭、焦家垴、固兰汪里、杜家庄五个村的调查，今年人均小麦仅30斤，最多的不过70斤，除去籽种所剩无几，一年到头难见细粮。大梁江村梁二保全家六口人，三件褥子四条被。冬天单裤套棉絮，夏天拆下棉絮当单裤。为交农业税和办学集资，卖掉仅有的六只兔子，又借了10元债。杜家庄20%的户买不起盐，30%的户缺少铺盖，80%的户买不起煤。一个14岁女孩子交学费，上山挖药材摔死了。白土岭村赵永清1938年入党，一年六角钱的党费还得向人借一角。南垴村1982年以前连续16年无男人结婚，另有三个乡10年间人口减少约780人。

这些村大都在海拔700至1000米，土地瘠薄，水源奇缺，基本上没有工副业。34个村无一亩水浇地，35个村人畜饮水困难，稍有旱情，便出去三四十里挑水吃。在距县城70里山路的栾家窑村，从去年3月起就靠县里送水，村里过秤分水，按人定量。县水利局安排八辆汽车，十几台拖拉机运水半年，就需运输费32万元。山区交通也十分困难。41个村至